

# 雪 从1970下起

彭瑞高◇著



# 雪 从1970下起

彭瑞高◇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从 1970 下起/彭瑞高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21-4734-2

I. ①雪…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0803 号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正文插图: 桑麟康

雪从 1970 下起

彭瑞高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77,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734-2/I · 3695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第一章

### 1

马庄中学门口的两棵槐树,都已合抱粗细。夏秋时枝叶茂盛,很见气势;冬天落了叶,两树便显出苍老的样子,连校门口也跟着清冷了许多。

放学后学生散尽,钟雨清伫立在校门口,不住地向西眺望。雪片纷纷扬扬,落在他的头上、肩上。

乔寄虹骑着车,后面坐着肖嘉慧,见了钟雨清就停下,用一条腿撑住车,说:“长号,你也不撑伞啊?”

“长号”是钟雨清的绰号。他喜欢吹长号。长号这种乐器,乡下没多少人见过,当他第一次吹奏时,许多老师都说不上它叫什么名儿。钟雨清那次吹的是《红色娘子军》里的《女战士舞》,那么响亮那么高亢,跟广播里简直一模一样,大家都惊奇得不行。许多学生循着号声来到宿舍前,问:“这玩意儿叫啥?”钟雨清说:“长号”。于是,“长号”成了他的绰号。

此刻,长号有些尴尬,他没伞。他们兄妹俩下乡务农,只有一把旧伞,是油布的。后来他被选到中学当代课教师,他就把伞留给了妹妹,毕竟妹妹还在村里干活,平时还要见风见雨的。

他用手掸去雪,笑说:“还好,腊月里下的粉雪,不湿。”

坐在车后的肖嘉慧问:“在等谁呢,长号?”

钟雨清说:“等我妹妹。”

肖嘉慧说:“等女朋友吧?”

说着就笑,乔寄虹也笑。钟雨清辩道:“真是等我妹妹。”

肖嘉慧说:“等女朋友也不要紧么,不用急扯白脸的。”

钟雨清说:“谁急扯白脸。你们看,不是她来了么?”

钟雨清说着往西一指:寂静的田野小路上,走来一个撑伞少女,那围巾红得醒目,像雪天里跳跃的一团火。一眨眼工夫,少女就呵着热气,站在了钟雨清面前。

乔寄虹的目光一直随着这少女。少女一脸文静,梳着马尾辫,额头显得平阔而白亮;在那围巾映衬下,少女的脸更加红润清秀。

乔寄虹的目光在钟雨清和少女间掠了几个来回,想:这兄妹真像,不仅脸廓像,肤色像,五官像,而且两人瞳仁深处,目光的质地也很像,都那么温润,那么柔和,那么文雅;有这种目光的人,即使脸上不笑,目光深处也是笑着的。

肖嘉慧也是第一次见到钟雨清妹妹。她想:怪不得长号常念叨他妹妹,原来她长得这么出众呢。

“等我多久了,哥?”少女问。

钟雨清没回答,只笑着打量少女,目光里有他这岁数难得的慈祥。

“笑什么呀,哥?”少女又问。

钟雨清朝两位女教师看看,说:“她们说我等女朋友呢。”

少女很亮的眼神扫过两位女教师,随即红了脸,低下头。她见钟雨清身上积着雪片,就悄悄把伞移到他头上。这动作虽小,透出的却是只有妹妹对哥哥才有的那种亲情。乔寄虹的心为之一颤。

也许觉得只有两人撑伞不好意思，钟雨清随即把伞收了起来。这样，四人便都站在雪中，雪片在他们中间轻轻飘落。

钟雨清说：“楚妮，快叫乔姐、肖姐。”

少女抬起头，顺从地叫：“乔姐。肖姐。”

乔寄虹问：“她叫楚——妮？”

钟雨清说：“钟楚妮，楚国的楚，妮子的妮。她生在湖北，我父母就给她取了这名。”

乔寄虹说：“真漂亮！听说她以前念过体校，乒乓球打得特别好，是吗？”

楚妮没有答话，低着头用脚尖踢地上的草根。

钟雨清说：“打过少年组全省冠军，现在还在练球呢。”

雪下得越来越大。那雪片像鹅毛，柔柔地飘下来，落在四人身上，没有寒意，反而充满温馨。

乔寄虹又看楚妮几眼，满是欣赏与怜爱。她对这对兄妹很有些不舍，最后却说：“天那么冷，快带你妹妹去办公室吧，我和小肖先回去了。”

肖嘉慧没有说话，脸上却一直微笑着。她跟乔寄虹一样，也一直看着楚妮；最后移开目光时，竟觉得自己跟钟雨清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 2

雪下得更密了。钟雨清重新撑开伞，把一大半空间让给妹妹，两人缩着身子，肩靠肩走向办公室。

楚妮问：“哥，乔姐肖姐怎么叫你‘长号’呢？”

钟雨清就把那天自己吹长号惊动校园的事情说了一遍。

楚妮笑着问：“现在你还吹吗？”



雪下得越来越大。那雪片像鹅毛，柔柔地飘下来，落在四人身上，没有寒意，反而充满温馨。

钟雨清说：“吹啊，就是大白天不吹了，怕把学校搞乱了；晚上才吹，那时学校没人。”

办公室门口挂着个木牌，上面写着：语文教研组。钟雨清收了伞，两人身上还是积了不少雪。楚妮帮哥哥拍，啪啪的，动静很大；钟雨清也帮妹妹拍，嗤嗤的，声音很轻。那些雪片掉在地上，一忽儿化成星星点点的水珠。

楚妮扭头取下挎包，又解下红围巾叠好放在桌上。这时钟雨清已把一杯热水递到妹妹面前，说：“累了吧？”

钟楚妮说：“哥，我们买辆自行车吧。”

钟雨清说：“你又来了，一辆自行车一百好几十呢。”

钟楚妮说：“有了自行车，我到你这里来就方便了；要是回城去，车钱也省了。”

钟雨清说：“再等等吧。”

钟楚妮说：“你跟爸妈去说说么。”

一提起爸妈，钟雨清的脸就黑了。楚妮显然没知觉，又催道：“你去说说么，他们就听你的。”

钟雨清啧了一声，说：“你真不懂事，现在是说这事的时候吗？他们都还没解放，每月只拿12元生活费，哪来钱买车呢？”

楚妮一听哥哥说起这事，稚气的脸上便罩上一层阴云，嘴角的笑意一下子全消失了。

她问：“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那些人不依不饶的。”

钟雨清说：“他们不是犯罪，而是有污点。”

钟楚妮问：“污点？什么污点？”

钟雨清看着妹妹，沉默许久。他记得那些天，当听到自己父母都有“污点”时，自己一下子傻了。当天回家见父母，他竟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父母变陌生了，影子飘飘忽忽的……

这种感觉存在了很久，慢慢地就变成一个疙瘩，重重地沉在心



底。以前他从来不与妹妹说，今天他看楚妮，觉得她长大了，有了成人的样子，家里有些事情，也该让她知道了。于是他说：“爸的污点，主要是历史问题。”

“什么历史问题？”

“他当过国民党军医。”

“国民党军医？！”楚妮惊叫起来。

“喊什么，小心人家听见了。”钟雨清说。

楚妮便捂住嘴巴。

“爸后来被解放军俘虏……”

“爸还当过俘虏？！”

“再这样大声，我就不说了。”

楚妮又捂住嘴，再不松开。

钟雨清说：“爸的部队后来被改编成解放军，爸也就成了解放军军医。”

楚妮睁大眼睛，眼光里写满了惊讶。

钟雨清说：“这回你知道了吧？”

楚妮神情呆滞，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是不懂，爸既然成了解放军军医，那还有什么污点呢？”

钟雨清说：“你不懂，那叫‘历史污点’，一个人如果有了历史污点，那就终生也擦不掉了。”

楚妮呆呆的，突然从挎包里拿出一张表格，说：“公社让我去县里参加乒乓赛，要我填表。你看我怎么填才好呢？”

钟雨清拿过表格，眉头就皱起来。

楚妮说：“你看这两个栏目，一个是家庭出身，一个是‘父母有何重大政历问题’。我见了这两个空格就发怵……”

钟雨清冷笑一声，说：“打个球，还要查出身。”

楚妮说：“哥，你说怎么填？爸当国民党军医的事要填吗？”

钟雨清看着妹妹，目光有些散乱，说：“不要填……你年龄小，人家对你不会在意的。”

楚妮说：“那要是给人家查出来呢？”

钟雨清一时说不出话来。隔一会儿，他狠狠地说：“你就不要管了。如果查出来你就说：是我哥让我这样填的。”

楚妮就希望哥有这种气概。哥这样，她心里就有底。

过了一刻，她又问：“那我妈呢？她也有污点吗？他们为什么也不放过她呢？”

楚妮说着就落了泪。钟雨清别过脸，他不想看妹妹的眼泪。

他心里藏着一件母亲的事。他想，如果楚妮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更加受不了……

### 3

屋外依然雪片飞扬。钟雨清递过毛巾让妹妹擦去泪水，说：“不哭了。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现在社会上多的是，要是都像你这样哭哭啼啼，大家还怎么活下去？”

楚妮擦了泪，说：“那自行车……就以后再说吧。”

钟雨清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妹妹的孩子气令他从心底生出一丝痛来。他暗暗下了决心：要照顾好这个小妹妹，让她远离痛苦，远离耻辱。

他就对楚妮说：“再熬熬吧。等我转正了，第一件事就给你买自行车，行吗？”

楚妮问：“你啥时转正呢？都说那么久了。”

钟雨清说：“应该快了，听说县上又下来了名额。”

楚妮问：“这回有几个名额呢？”

钟雨清说：“有一个名额就已经很好了。还不知能不能轮上

我。像我这样的代课教师，学校里有好几个呢，肖老师就是一个。”

楚妮说：“可她怎么比得上你呢？你都评上三次‘五好教师’了。”

钟雨清说：“你轻点！给人家听见了，不说你狂！”

楚妮吐吐舌头，问：“爸妈有信来吗？”

钟雨清说：“没有。”

楚妮说：“怎么搞的呢？我让他们把信寄到你这里来。你这里的信不会弄丢吧？”

钟雨清说：“以后没什么要紧事，就不要给爸妈写信。”

楚妮说：“不是你让我写的吗？”

钟雨清没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楚妮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哥？”

钟雨清避开妹妹的目光，说：“没什么。”

钟楚妮知道哥哥口齿紧，问下去也白搭，便不再问，用目光扫了一圈办公室，说：“哥，你这里有点冷啊。”

钟雨清说：“还可以。比你在野外干活好多了。”

楚妮又问：“晚上你冷清不？”

钟雨清说：“冷清了，就看看书，吹吹长号。”

楚妮顺着说：“还可以给小琮姐写写信。”

钟雨清听到这里，脸色阴沉了一下。

楚妮问：“这里还有两个位子是谁坐的？”

钟雨清说：“肖老师、乔老师。就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两位。”

“是她们啊。”钟楚妮走到东侧那张办公桌旁，说，“她们一口一个‘长号’，对你真亲切啊。”

钟雨清笑笑。

楚妮又说：“她们还很漂亮。”

钟雨清说：“你就在意人家漂亮不漂亮。”

楚妮说：“这有什么？小琼姐不漂亮，你会喜欢她吗？”

钟雨清说：“看你这张嘴。”

楚妮说着看玻璃板底下的照片，看完东侧一张桌，又到西侧那张看。

钟雨清说：“你好好坐会儿，不要这样看人家的东西。让别人看见了，多不礼貌。”

楚妮说：“那有什么关系。东西压在玻璃板底下，就是给人看的。”

钟雨清说：“你的嘴厉害，我说不过你。”

楚妮笑了，看了一会儿，说：“哥，你是不是交上了桃花运了？左边一个肖姐，右边一个乔姐，针织厂里还有小琼姐。”

钟雨清说：“你瞎说什么啊。”

楚妮问：“小琼姐知道这里的情况么？她要是看到你周围坐的都是女教师，又都这么漂亮，心里会怎么想啊。”

钟雨清不说话，似乎妹妹一提起“小琼姐”，他就不开心。

钟楚妮却没个消停，用嘴努努两张办公桌，继续问：“这两个女教师平时对你好吗？”

钟雨清问：“你指的是什么？”

楚妮说：“当然是指对你的态度啊。”

钟雨清说：“很好啊。”

楚妮又问：“她们对你有那种意思吗？”

“什么意思？”

“你明知还问，就是……”

楚妮说着就笑起来，目光有些狡黠。

钟雨清说：“你瞎说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楚妮撇了撇嘴，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她的视线接着在那些照

片上继续游移,说:“哥,你看到没,乔姐喜欢穿军装拍照。她穿了军装特别神气。”

钟雨清说:“乔老师本来就是部队子女么。她父亲是军分区政委,江海地区成立革委会后,又兼任地区的革委会主任。”

楚妮就没了声。钟雨清知道妹妹为什么会这样。她羡慕出身好的人,尤其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同龄人。她在乔寄虹办公桌上看了一会儿,又转到肖嘉慧办公桌那里看,指着角上一张彩照,问:“这是肖姐的儿子吧?”

钟雨清说:“是的。”

楚妮说:“怎么都是她跟儿子的合影,不见孩子他爸的照片呢?”

钟雨清说:“楚妮,你眼光真凶。肖老师离婚了。”

楚妮说:“是吗?”

钟雨清站起身,说:“好了,洗洗手去食堂吃饭吧。吃完饭,你还要去练球呢。”

钟楚妮说:“你这里真好,有办公室,有报纸,还有食堂……”

钟雨清知道妹妹想说什么。她一个人在乡下务农,也真不容易。先不说那些农活,就是张罗一天三顿饭,也够为难她的。为此食堂一有包子卖,钟雨清总是设法多买几个,肖老师乔老师也愿意把自己的份额让给他,他买了包子就给妹妹送去,那可是楚妮最开心的时候。

钟雨清说:“只要努力练球,你也会……”

楚妮打断说:“你一直说练球练球,其实有啥用啊?没比赛,没选拔,再练也是白搭。”

钟雨清说:“比赛不是要来了吗?表格都让你填了。”

楚妮说:“那算什么?县级比赛,太一般了。”

钟雨清说:“慢慢来么,县里比好了,再上地区、上省。”

楚妮叹口气说：“总之啊，这年月不是打球的年月！”

钟雨清心想：楚妮说得其实不错，这年月，国家乱成这样，还打什么球。可他一开口，说的却是：“你可不能这样想啊，人的机会都要靠自己熬出来的。等到大比赛来了你再练，那还来得及么？听县里人说，地区已经开始组织球队了，部队还要招体育兵。”

“我也听说了，可光打雷不下雨。”楚妮埋怨着，忽然又问：“哥，你一股劲叫我练，你自己还练吗？”

钟雨清摇摇头。

钟雨清也是运动好手，高中时就得过市中学生运动会的短跑和跳远冠军，成绩竟达到了一级运动员标准，这是高中生里面极少的；江海市中學生的100米短跑和跳远纪录，至今还由他保持着。

他说：“我再练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年龄比你大这么多，不会再有什么前途了，再说，我这里也没有场地条件。”

楚妮看着哥哥，羡慕地说：“哥你真行，什么东西你都拿得上。长号吹得这么棒，体育又这么优秀，还写那么好一手文章，唱歌呢，还是男中音……我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钟雨清说：“你把球练好了，就什么都有了；即使留在村里，你也要熬下去，以后总有机会出去的。”

楚妮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只顾自己说话：“我还羡慕小琼姐，她学校一出来就进了工厂……她还好么，哥？你们还是几天就写一封信吗？”

钟雨清脸色又黑了。他朝门口转过身去，不让妹妹看到他的脸。

“走吧，再晚去食堂就要关门了。”他冷冷地说。

楚妮练球的地方在部队大院外的军人俱乐部,那儿是个相对独立的地方,离马庄中学有几里地。他不放心妹妹一人走夜路,常送她去练球。

漫天飞雪,地上也白了,夜色被积雪映得透亮。兄妹俩撑着那把油布伞,沿着官路,咯吱咯吱踏雪而去。雪地里留下了两串脚印:一串又深又大,一串又浅又小。走到部队驻地,他俩身上都出了汗。钟雨清说,这也好,就算给你热身了。

乒乓室在军人俱乐部二楼。他们上了楼,却冷冷清清。钟雨清问:“颜公亮跟你约好是今晚练球吗?”

楚妮说:“是的。一三五练球,早就说定的。”

钟雨清说:“那他人呢?”

钟楚妮说:“兴许在楼上吧。楼上有个休息室。”

他们就上了三楼。偌大一个马庄公社,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只有两幢楼是三层的,一幢是马庄中学的教学楼,还有一幢就是部队的这个俱乐部。上了三层,马庄大地就全在脚下,要是在秋高气爽的时节,站在楼顶一眼放出去,可以看得很远很远,看得到苍梧山,也看得到七星河。七星河那里,就是钟雨清的故乡,他父亲钟福奎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不过在雪夜,他们看到的却只有一片迷漫的雪色。

三楼的房门都关着,只有一间屋从门缝里透出些亮光来。两人停住脚步,只听见里面传出几个人的说话声——

“这篇演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题目叫什么?”

“《我有一个梦》。”

“作者是谁?”

“马丁·路德·金,美国牧师。”

“前面一篇呢?”

“林肯,美国的老总统。”

“这么长的文章你都背得出,你是怎么弄的老颜?”

接着是一个人的笑声和说话声,声音很特别,有些沙哑。

钟楚妮压低嗓子对钟雨清说:“这人就是颜教练,颜公亮。”

钟雨清哦了声。

那个沙哑的嗓音说:“这没啥稀罕,我喜欢他们的文章和演说。他们都是世界巨人,跟毛主席一样。”

钟雨清低声问楚妮:“他几岁?怎么有人叫他老颜?”

楚妮还没回答,屋里颜公亮清了清嗓子,又大声说起来——

“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

“哥你听——他又要背诵哪个人的演说了。”

钟雨清向门缝仄过耳朵。

“今天凌晨4时,希特勒已进攻并入侵俄国。既没有宣战,也没有最后通牒;但德国炸弹突然在俄国城市上空像雨点般地落下,德国军队大侵犯俄国边界。一小时后,德国大使拜见俄国外交部长,称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但正是这位大使,却还喋喋不休地向俄国人保证,德国是朋友,而且几乎是盟友……”

颜公亮一背起演说词,音质就起了变化,不再沙哑低沉,却一下子变得明亮而高亢。



“哥，他在背诵什么文章？”

钟雨清竖起一根食指。

颜公亮的声音在继续——

“希特勒是个十恶不赦、杀人如麻、欲壑难填的魔鬼，而纳粹制度横暴凶悍，野蛮侵略，为人类一切形式的恶劣行径所不及。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和悲剧，都一闪而逝了。

“我看见俄国士兵站在祖国的大门口，守卫着他们的祖先自远古以来劳作的土地……我看见纳粹的战争机器向他们碾压过来，穷凶极恶地展开了屠杀……我还看见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在天空盘旋，它们因英国人的多次鞭挞而心有余悸，却在为找到一个猎物而得意忘形……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不可变更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能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谈判。我们将在陆地同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同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同他作战，直至邀天之助，在地球上肃清他的阴影，并把地球上的人民从他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颜公亮的背诵戛然而止。过了好几秒钟，房间里才又响起赞叹声。

钟楚妮推开门。房间里坐着四个小伙子，分别坐在两张双人床的下铺。兄妹俩突然出现，令他们感到惊愕。

其中的高个站起来，拍着脑门说：“糟糕，我都把练球的事忘了。对不起楚妮！”